

目錄

一個雷雨的夜晚

馬烽

一堵牆

蕭也牧

換槍

馬驥

一個雷雨的夜晚裏

馬烽

(一)

平川的六月，悶熱悶熱的。一天晚上，天陰得像鍋底，雷聲隆隆，電光閃閃，好像要下大雨的樣子。

高家堡婦救會剛開完會，一羣婦女從村公所擁出來，各回各家去了。田巧心家在村東梢口上住，一個人孤孤的往回摸。她是農會祕書趙金駒的婆姨，二十來歲，瘦伶伶的個子，白白的瓜子臉，真是大風過來也能吹倒；但是她可能受哩！心靈手巧，紡紗織布不用說了，到了場裏地裏也是個好把式。對人和平平，辦事情精精細細，婆婆說好，男人也愛見。

這時，雷聲吼的一陣緊一陣慢，電閃的一下明了；一下又黑了。田巧心剛好走到娘娘廟門口，這地方日本佔時常常殺人，血腦袋白骨頭滿地

是，自去年九月間八路軍解放後，才都給收拾埋了。田巧心想起這些，不由的一陣害怕，正要加快走，忽聽後邊「沙沙」的腳步響，她回頭一看，正好打了一閃，只見一大一小兩個人，田巧心嚇得驚叫了一聲就跑，可是沒跑了五六步，後邊那兩個人已追上來了，猛的用一個布口袋包住了她的頭，田巧心吓的骨軟筋麻，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，頭上直冒冷汗。那兩個人一邊抓住她一條胳膊架上就走，只覺得深一步淺一步，一陣腳底下是破磚爛瓦，一陣又是亂草虛土。走了有幾袋煙工夫，忽然站住了，只聽一個細嗓子的說：「不要怕，今晚回去把你男人害了，以後享不盡的榮華，受不盡的富貴，要是走露了風聲，哼！明天就要你的命，亂刀子扎死你！」說話的聲音像個麻雀叫，尖的刺耳。說完，把一個紙包包塞到她手裏說：「這是一包毒藥，記住！今天晚上害死，要不，你別想多活一天。」最後一句，連住說了幾遍。

這時雨下來了，雷吼的像天塌地陷一般。隔了好一陣，再不聽的有人說話，田巧心抖抖索索解開頭上包的布，那兩個人已經無影無蹤了。借着

閃電一看，原來是在娘廟背後，她已經吓的軟癱了，坐到地下站也站不起來，心裏却還明白，坐了一陣，她只得掙扎着往回爬。

雨下得更大了，像從天上往下倒水一樣。

(二)

農會祕書趙金駒，坐在蘇油燈下吸旱煙，等婆姨。吸了一袋又一袋，等了一時又一時，只是不見回來。他媽也急得說：「金駒，你去看一看，看是怎啦。雨這樣大，不要叫路上滑的摔一跤動着胎；要是回不來，就叫住到你二孀家罷。」趙金駒「嗯」了一聲，跳下炕來，披了條毛口袋，挂了張鍬正要往外走，田巧心推門進來了。渾身衣服水濕，糊着稀泥，頭髮貼在臉上，臉白的像張紙，全身抖成一團。一進門就爬在炕上，身上的水把毡子都印濕了。趙老婆見了這個樣子，驚得恨天怨地的說：「好我的小祖宗哩！這樣大的雨還能往回跑，看，成了個甚樣子啦！看見下雨就該住到你二孀家嘛！這，這……唉！」說着，又是張羅給換衣服，又是給喝開水，趙金駒也忙着幫助收拾，田巧心換了衣服，爬在炕上「嗚嗚」的哭，

趙老婆急得滿地轉，一陣問：「是不是肚疼哩？」一陣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怕是跟上不乾淨的東西了，燒張紙送送吧！」田巧心聽了，只是擺頭，只是哭。

「你到底是怎么啦！是不是嫌我沒接你去？你說嘛！」急得趙金駒也說話了。但田巧心只是不開口，隔了好半天，才忍住哭聲說：「我要和你離婚，明天一早就回我娘家過去。」趙老婆忽然聽媳婦說要離婚，正像腦門心挨了一悶棍，一屁股坐到爐台上傷心的說：「這是你說的話？！我真夢也夢不到你會說這樣的話。自你進了趙家門，我當婆婆的把你當個女兒看待，沒打過你一下，沒罵過你一聲，你心裏也清楚，咱們雖說是窮人家，可是凍不死的衣，餓不死的美食缺過你。你也手壓心窩思忖思忖，到底是三個厚，還是兩個薄？」趙金駒又急又氣的說：「你這是爲了個甚？以前咱窮得房無一間地無一壠，你也安安生生的，這陣剛翻了身，買下房置下地，生活看看一天天好了，你倒要拆散好好一家人，咱真摸不住你的心思，敢是我有什缺點咧？你給咱發表，這陣講民主，大家討論麼！敢是嫌

我不好，自由下對象咧？也把話說明白。」

田巧心聽了這些話，心就像碎刀刀割一樣，她知道男人是好男人，婆婆是好婆婆，離婚這是逼出來的辦法，她不忍心害自己的男人，但又害怕那兩個人，在回來的路上，她就打好了這個主意。現在說出口了，自己也傷心，哭着，越哭越慟，把枕頭都濕了。一陣爬起來，一陣又躺下，看看婆婆，又看看男人，她想把自己的委屈都倒出來，可是話到喉嚨間，又縮回去了。半天只說了句：「我這是爲了趙家呀！我不忍心呀！……要不，咱搬開這村。」趙金駒聽了這沒頭沒腦的話，十分奇怪，忙逼着問，趙老婆也急的追問。田巧心被追問得沒辦法了，便哭着把路上遇的事情，原盤子實話端了出來。

趙老婆嚇得說：「天呀，這是怎啦？這是什人存下壞心啦？這，這……唉！」又抱怨金駒：「盡是你當農會祕書惹下的害！爲大家辦公事，自己得罪下人，真是炒下豆子衆人吃，打破炒鍋一人賠！五月二十六，割下的五畝麥子放到場裏，一把火叫人燒了，燒了個淨打光，壞人害

攪得咱可怎活呀！」

趙金駒不喘氣，心裏在想事情：他活了三十歲也沒和人吵過架，沒得罪過三歲的小孩，只去年十月裏鬥爭偽村長高步陞時，是他領的頭。

高步陞，外號人叫紅火柱，那是有名的惡霸地主，高大個子，會打拳，以前當公安局巡官。日本人一來就當了村長，陷害抗日人員，檢舉八路軍家屬。仗上敵人的勢力欺壓鄉里，強姦婦女，霸佔土地，訛詐財物，趙金駒爹因為租子交不上，叫紅火柱關到房裏餓了三天，放回來就病死了。他家養着一條大黑狗，帶着狼牙絆，拴着紅綠綢子，厲害得咬斷街了。一次，牛二蠻四歲的女孩子，叫那狗把肚子咬破死了，牛二蠻是個爆性子人，一怒就用鐵鍬把那狗劈死。這下可鬧下大亂子了。紅火柱說那狗是他的護兵，說牛二蠻是八路軍，要害他啦。一繩子把牛二蠻拴到廟上，非叫頂命不可，後來牛二蠻老子搬人求情說合，結果是罰了五石麥子，又買了口棺材把那狗入了殮，僱上鼓手，牛二蠻披麻帶孝送到牛家墳地裏埋了，這才算了事。像這樣的事情多的說也說不完，全村人把他恨到骨髓裏

丁

去年十月間，解放以後，區上派來工作員，發動羣衆反奸反霸。當時，趙金駒和牛二蠻都是積極份子，領導起全村羣衆，向紅火柱進行反貪污反詭詐鬥爭。提起紅火柱的罪惡來，全村羣衆沒一個不恨得咬牙切齒，可是因爲剛解放不久，羣衆覺悟不夠高，心裏還有好些顧慮沒打消。到開鬥爭會的時候，人們只是私下談論，不敢專對專門爭。當時只有趙金駒和牛二蠻兩個訴了苦，衆人跟着喊口號助威。紅火柱看着架勢不妙，馬上就軟了，他說：「我過去錯了，對不起各位父老，今天大家鬥爭我，這對我是親愛，我拿了大家的錢財，情願賠償大家，今天我願意在新政權底下作個好老百姓！」開始人們還有股恨勁，經他這樣一軟來，人們鬥爭的勁頭就更小了。接着就算賬，共算下霸佔了的土地七十六畝，貪污款五千多白洋，麥子三十七石多。紅火柱見算下這麼多，「卜通」一聲跪到地上朝衆人就磕頭，求告道：「好鄉親們啦！把我殺的賣了也賠這許多錢，衆人是誰人剝，大家高抬下手就過去了，我高某人永世不忘衆人的恩典。」說

着就哭起來了，哭的好像很傷心，可是人們不答應，趙金駒大聲的說：「你詭詐我們時候就不嫌多？吃了甚吐甚吧，少了一個也不行！」紅火柱急得又給衆人磕頭，腦袋碰的地皮響，鼻涕眼淚糊下一臉。當時有幾個老漢出來打圓場。人們見這樣一個兇神低了頭，也就滿足了。後來糧食白洋減少了一半，就這樣馬馬虎虎結束了。

紅火柱自被鬥爭以後，真像是改邪歸正了。見了人不笑不開口，特別是見了趙金駒和牛二蠻，更是恭恭敬敬。有時在街上和村裏人閒道拉起來，常說：「新政權真把咱教育過來了，以後可要好好勞動生產了！」並且，有時也真個提着蠶筐拾蠶。村裏人們看到這種情形，背後都說：「高步陞自被鬥爭以後綿的多了！」

到今年春天，村裏忽然連住發生了幾件事情：先是有人造謠說：國民黨舊軍要上來了，八路軍要走啦！後來又說世事大亂十年，這地方要成戰場啦！鬧得人心惶惶，生產也沒心勁鬧了。後來還是區上同志來開大會開小會，這麼比那麼比的說了兩天，這股謠言才壓下去。不久，村後埋的電

絳桿被砍斷了，農會的牌子叫人扔到毛坑裏了。五月間，趙金駒剛剛割回來五畝地的麥子放到場裏，半夜叫人放火燒了。今夜又發生了這件事。

趙金駒心裏想着這些事情，眉頭皺起顆疙瘩。忽然向他婆姨說：「你聽那聲音像誰？」田巧心說：「像是那個小個子說的，聲音尖尖地，不像咱村人，那個大個子沒說一句話。」趙金駒又把那個口袋和毒藥細細看了一遍：口袋是過去敵人裝能洋麵的，毒藥是些黃麵麵。他看了半天，拳頭在手心裏搗了一下說：「對了，一定是狗日的紅火柱幹的，我早就猜疑他，這村裏除了他我沒仇人。」趙老婆說：「孩們，這村裏停不得了，咱快搬上走吧！」趙金駒說：「他倒害我咧？我非把他這老根子挖出來不行！」

這時，雨地裏一陣脚步聲，躁的地皮響，門開了，進來個後生，順頭披了個毛口袋，拄着張鐵鍬，泥腿泥腳。那人一進門，便把毛口袋取了，原來是民兵小隊長牛二蠻，牛二蠻大聲說：「金駒哥，這事真日毬怪，我家的牛，在牛圈裏好好拴着，正是雨下得緊的那一陣，牛忽然「哐哐」

的噍，拿頭亂撞亂碰，我已經睡下了，趕忙起來點了個燈去看時，牛已經死了，可是沒一點破傷。後來還是我婆姨才找見在牛屁股裏插着一把刺刀。我造他祖宗的。這一定是特務搗鬼！」趙金駒說：「你猜疑是誰？」牛二蠻說：「咱知道是誰？反正抓住狗日的非剝成肉泥不行！」

趙金駒把今晚他家發生的事情也前前後後講了一遍，並說：「以我看紅火柱很有嫌疑，你別看那人表面上裝的好，見了咱們恭恭敬敬，心裏可把咱們恨透了。你想想：我婆姨碰上的大個子，沒說一句話，一定是怕露了聲音，那個小個子一定是勾引來的外村人。再說往活牛屁股裏插刀子，力氣小的人辦不到，紅火柱會打拳，不是他是誰？」牛二蠻跳起來說：「走！把狗日的抓出來槍斃了！」趙金駒說：「不能那樣冒失，咱們今夜要村公所民兵先查一查戶口去，看誰家有生人。」

趙老婆忙說：「孩啦們，不要惹下大亂子呀！」趙金駒不管理，披上毛口袋，拿着鐵鍬和牛二蠻相跟上走了。

雨不停的下，雷聲不停的吼，街上泥的很。趙金駒和牛二蠻兩個人，滑滑溜溜來到村南頭一座新院子門口。這就是紅火柱的家，是前年他把二郎廟拆了，逼着村裏人給他捐磚瓦蓋起的。兩個人走到門洞底下，划了根洋火一看，見有好幾對濕腳印，有大的有小的。門緊緊的關着，爬在水口上往裏一眄，只見上房裏點着燈光，隱隱約約聽的有兩個人說話，一個是紅火柱的聲音，另一個嗓音尖尖地。趙金駒心裏一動，忙叫牛二蠻又找來三個民兵，拿着武器，燈籠。牛二蠻剛打了幾下門，上房的燈光馬上熄了，聽的一陣響動，又隔了一陣，紅火柱出來了，大聲的問：「這是誰呀？」牛二蠻說：「民兵，查夜的！」紅火柱一面開門，一面換成和氣的聲調說：「唉，是你們呀！你們爲了咱村裏安生，實在辛苦啦！快回家來！」

民兵們一擁到了上房裏，紅火柱點着燈說：「我倒睡了。實在對不起，叫你們等了老半天」。牛二蠻說：「你家有客人沒？」紅火柱說：「沒！有客人我早報告去了。」說着站到爐台根前不動彈。

趙金駒遍房裏掃了一眼，見炕上的兩捲鋪蓋整整齊齊沒動：分明還沒睡哩。又見桌子上一些肉渣渣油點點，顯然是剛吃喝罷，撲鼻子一股酒氣。便故意說：「好股大煙氣！」紅火柱說：「可沒，咱自新政權來就戒了，那是種賴東西，新政權把咱也改造成好人了。」趙金駒沒答理，推開他，把着燈朝爐炕裏一照，只見濕淋淋的兩雙泥鞋襪。趙金駒拉出來說：「這是甚？」紅火柱忙說：「剛才上毛房踏濕了，我叫烤一烤。」趙金駒冷笑了一聲說：「六月裏，爐子裏不生火，怎能烤乾？」紅火柱見說的「脫把」了，不由的臉上變了顏色。牛二蠻已經忍不住了，大聲的說：「搜他！」民兵們馬上動開手了。紅火柱這時也老羞成怒了，粗聲粗氣的說：「你們憑甚搜人，我有甚短頭私弊？」說着賭氣一屁股坐到了箱子上。這時民兵們已搜出了一壺酒，兩雙筷子，兩半碟肉。牛二蠻拉開紅火柱搜箱子，紅火柱死也不起來，民兵們越發疑心了，幾個人把他拉開。牛二蠻正要揭箱子，只聽從箱子裏「叭」的打出一槍來，牛二蠻「啊喲」一聲按住手蹲在地上，紅火柱見露了餡子，猛的撲過來奪民兵的槍，他曾打拳，力

氣又大，那個民兵被他按倒了，趙金駒着了急，忙舉起鎗照紅火柱背上打了一下，紅火柱跳起來猛撲趙金駒，像隻沒殺死的豬一樣，大聲吼叫，其餘民兵一擁上去和他打，紅火柱舉起椅子亂架，牛二蠻忍痛，一把抱住他的腿才把他按倒，紅火柱還在掙扎，叫民兵們七手八腳綁起來了。這時箱子裏又打了兩槍，幸好沒傷着人。一個民兵朝箱子打了三槍，裏邊哼哼起來了。趙金駒忙去開箱子，箱子是洋鎖鎖着，大家就用斧子撬開了，從裏邊拉出個又瘦又小的人來，滿腦袋是血，手裏死握着支手槍，民兵們也把這個人捆起來了。

大家又翻了半天，在炕洞裏尋出了一大包毒藥，一細法幣，還有一張閻錫山的委任狀，是委紅火柱當「治村」主委的。

趙金駒擺了擺手說：「走吧，到村公所去，這下可把老根子挖出來了。」

(四)

半夜裏響了一陣槍，把村子都驚亂了，天臨明時雨停了，跑到村公所

來打問消息，一聽說抓住了特務，馬上便傳遍了全村，人越來越多，黑壓壓擠下一廟院，人們吼喊着，要看特務。紅火柱和那個瘦小的人被拉出來了，腿抖着，臉灰白，低着頭，趙金駒站到台階上說：「事情都弄清楚了吧，今春天造謠言，砍電綫桿……都是他們幹的，昨天黑夜把牛二蠻的牛扎死，又逼住我婆姨毒我，還要圖謀暴動哩，要把咱農會會員一齊毒死。」又指着那個瘦小的人說：「這人是閻錫山流工隊的特務，來過咱村六七次了，咱們都沒發覺，咱們的防奸工作太差了！」人們聽了，都氣得亂罵道：「這真是打蛇不死，反受蛇害！」有些年青人，一擁上去要揍他。趙金駒忙攔住說：「這可不能打死，要送到政府去啊！這是很要緊的犯人。」

去年打罷圓場的那幾個老漢也說：「唉！狗日的心這樣惡毒，真沒想到啊！」

天上出了猛太陽，四個民兵把紅火柱和那瘦小人送到區上去了。

一 堵 牆

蕭也牧

芝麻溝村裏的羣衆，鬥爭了惡霸王殿臣。鬥爭當中，佃戶安年年很積極，他被選爲農會委員。他以前沒地，現在也分了十八畝地和四間屋。這屋就在王殿臣的院裏。

安年年和他的老婆，整整搬了一天家，從那間進門就得彎腰，人畜同居的土屋裏，搬到新屋裏。他挖了一担白土，從屋頂到牆根，從炕沿到鍋台，刷了個雪白；窗上的紙也換了新的，又託人從城裏捎來了兩張偉人像貼上，一張是毛主席，一張是朱總司令。屋子收拾好了，他老婆盤腿坐在炕上，湊着窗子裏射進來的亮光，給民兵們縫子彈帶。安年年靠着鋪蓋，躺在炕上，抽着旱煙，眯糊着眼睛，望着偉人像。他倆混身都覺着說不出的舒展。

他這新屋對面就住着王殿臣。這幾天，王殿臣成天低着腦袋，在院子

裏打轉轉，一踱到安年年的門口，就趕緊踱回去，真像是一隻落了水的狗。誰要是不知道他的底細，怎麼也不會知道在舊時候，他王殿臣竟是那麼一個『頂天立地』的人物頭：那會子，官府衙門他摸得比姥姥家還熟慣；前門後門，直進直出，給人包打官司，不贏不要錢。他又是一個『迷信教』徒，呼神喚鬼，打坐、畫八卦……好像連陰司也有他的靠山。自從日本佔了縣城，他的女婿宋鼎，當了日本人的『紅部密探』，於是他就更顯威風了。後來，他村裏斷不了有八路軍來，他才搬到城裏去住。每年秋起，他就把要租子的條子捎到村裏，倒是說得挺和氣：『……城裏費用頗大，難以維持生活，無論如何請將租子捎來，以免往返之勞……』意思就是說：你們不送來，我就要回來。有些胆大的佃戶對他說：『這邊（指抗日政府）要實行『二五減租』啊！』他就說：『誰要減租，就到城裏來說話吧！』可是誰敢惹他！人們窮得那怕連褲子也穿不起，七八年來，也沒短過他一粒租子，直到八路軍解放了縣城，王殿臣才帶了小老婆，悄悄回到村裏。他的女婿宋鼎，却不知道溜到那裏去了。